

永远的清华情 难忘的南翔精神

桂伟燮（1955 电机）

我于 1951 年入学清华电机系，1955 年毕业后留系任教。1956 年选调入工物系，开始了新专业创建再学习，并致力于培养祖国急需原子能人才的新旅程。进而被任以双肩挑干部，同时兼任加速器专业的主课教师和担任全系教学秘书的行政工作。1960 年后又上调至校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兼任第一科（即保密科，涉及全校新建各类机要专业）负责相关的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1973 年后被重新调回工物系，会同加速器专业的教师们参加了历时 4 年的全市性的北京医用加速器研制会战，锻炼了队伍，取得了胜利成果。“文革”后再被上调到系里，挑起了为全系教学的拨乱反正和专业重整的任务。

时光流逝，作为已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回顾自己的一生，是母校培育了我，我心中有着永远的清华情。当年我们老教务处的伙伴们亲切地称之为“南翔精神”，我终身受用，难以忘怀。

我们 1951 年新生入学初期，正赶上学习苏联改造全国高等教育体系，清华、北大作为样板，着手理工分校。当时清华大学由校务委员会领导，叶企孙教授任主席。蒋南翔最初受邀到清华做报告，主题是适应新中国建设需要，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培育高质量工程师的摇篮。这是我们进校后听到的第一次领导人报告。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叶企孙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

向大家介绍蒋是由上级派下来的，他那特意强调的“蒋南翔同志是很忙的”之句，更让我们难以忘怀。

1952 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成了以工科为主体的大学，蒋南翔正式受命出任新清华首任校长。蒋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从最开始就显示其领导者的风范和特有的魅力，受到师生们的普遍欢迎和爱戴。他每一学期都会给全校学生做报告，主题明确，言简意深，引经据典，说服力强，颇具启发性和感召力。同学们从蒋校长历次讲话中，体会到他颇具文学功底，学问大、见识广，能鼓舞人，有鞭策力。

蒋校长对在校大学生的要求，常概括为朗朗上口的简短辞句，如“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鼓励学生们首先应有明确的方向和动力，不能只为读书而读书，这些简明的兼具指导和鞭策性的教导，使我们终身受用。就对我们学习的目标和如何学好科技掌握本领方面，则有把清华比作是培育高水平“工程师的摇篮”，把培养学生比作给“面包或猎枪”，在学习方法提出“真刀真枪”“解剖麻雀”“举一反三”“掌握基本功”。为了鼓励学生互相关心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要求班级争取达“五好先进集体”的目标。

校长的句句忠言深入人心，使我们同学都增添了一股为新中国建设而学习的

劲头，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也都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记得我们寝室的同晚上自习，除了各自专心复习思考做作业外，遇到问题也都能相互切磋和讨论。每逢迎接考试或测验，也会约上几位到图书馆去“抢”座位温习功课。每到下午五点钟过后，是例行的体育锻炼时间，功课再忙，同学们也一定自觉地奔向大操场，兴高采烈地参加各项锻炼项目。在学业上，同学们除了重视数理化基础课程的学习外，对机械零件、工程制图及金工实习等课程和实践环节也十分重视，车铣刨磨钳多项工种样样俱全，决心练得一身基本功。

我们这一届学制四年，属第一届正规学苏的年级，教学计划严格，很重视让学生到生产现场实习的环节，分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前实习等三个不同层次。最后一学期的真刀真枪毕业设计，更让我们体会到经受实战考验的演练，增强了勇挑重担的信心。我本人有幸在镜泊湖水电站毕业实习时，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同学一起设计了厂用电系统的避雷保护方案，解决了当初生产上遇到的关键性问题，受到厂方奖励。随后我先后被市和校级青年团组织表彰为优秀团员，作为代表出席了1955年首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此在学校受到蒋校长在工字厅内单独接见和鼓励。我所在的电机系发电五班最终被评为校先进集体。毕业后，同学们服从分配，奔赴各地参加新中国电力事业的兴建。

毕业后每逢毕业整十周年的校庆日，我们总会相约重聚在清华。在电力战线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徐鸣琴同学，先后两次在毕业40、

50周年的校庆日，都受学校特邀作报告。马福邦同学长期为核电事业效力，任国家核电局长，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蒋校长高瞻远瞩，根据国家的需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出发，在清华创建了原子能、自动控制和工程力学等新兴学科和专业，抽调优秀干部、教师、学生充实这些新专业，我就是在此刻由电机系调入工程物理系的。最初我被选定先派送苏联学习，经三个月的俄语培训后，系主任又告知因工作需要把我抽调任系教学秘书，我愉快地服从了新的调动，经受了一次红与专、个人与集体关系如何处理的考验。

从此，我实际上成了一名蒋校长所提倡的“双肩挑”干部，在兼任行政工作的同时，承担了加速器专业主课的授课任务。由于失去了出国学习的机会，我只能抓住一切可能，学习和掌握新专业知识。蒋校长为建新专业曾率代表团访苏，从苏联订购了两台电子感应加速器，清华、北大各一台，由相应的技术专家前来负责安装和调试。还邀请了专家来校讲授加速器物理基础课程。学校还特聘中科院学部委员、首席加速器专家谢家麟为清华兼职教授，亲自为我们讲授相关的专业课。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建立加速器实验室。最初在科学院赠与若干基本器材的基础上，我们着手建造了一台高压型倍压加速器。值得自豪的是，在从苏联进口的那台感应加速器还未最终安装调试完成之前，我们自己动手设计的小型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了，连苏联专家都为之惊讶。此时，在国内中科院及其他相关生产单位也在建造和生产不同类型的低能加速器，这样，我也就有机会向请来的苏联专家学，向留洋

□ 怀念师友

归国的同行专家学，去中科院和生产工厂实习，并可钻研新旧文献资料，把握国际同类科技的发展前沿。

今年是清华大学建校 102 周年，我进校也已近 62 年。由我们加速器专业培养出来的历届毕业生，已为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积极奉献。其中有引领我国医用加速器研制开发有突出贡献的同行专家顾本广；有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作出过积极贡献的陈森玉院士；有美国国家级加速器实验室骨干、受聘为清华长江学者兼职教授的王聚文（当年属蒋校长千里挑一的高才生）、李德润；有上海应用物理所长、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领军人物赵振堂，有对国防科技做出贡献的刘国治院士，等等。他们都是清华的骄傲，是蒋校长提出的培养目标的体现，我当老师的自然也引以为荣。

通过以上经历和实践，我对南翔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悟。蒋校长在工作

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敢于批判“马列主义顶峰”之说，坚持“只能说是高峰”，其精神令人钦佩。他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时，能一次又一次直挺起腰杆来反驳，也深深感动着我。

蒋校长对如何看待清华的过去，提出要用“三阶段，两点论”的态度，他实事求是地对待不同时期的长处和不足，继承和发扬各个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我在“文革”中曾在蒯大富污蔑清华党政系统全是黑的大字报上，具名进行了反驳，写出了“清华十七年红线是主导”的大字报。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他也难免犯下一些错误。可以想见，在运动不断、放不下平静书桌的校园环境中，他的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愿望也只能是奢望了。我相信，我们如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去开拓创新，清华大学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上接第 79 页）给创新意识强、发展潜力大的年轻人压担子、加压力，用一流的课题锻炼一流的人才。注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克服各种困难和条件限制，积极从国内外知名高校引进各学科优秀人才，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科研人员开诚布公，精诚合作。同时，实验室坚持以自身队伍为骨干研究力量，联合国内一流的研究机构，组成“国家级”科研团队集智攻关。

第四，团队领军人物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作为团队的领军人物，要具有矢志打赢、敢于担当、勇于超越的使命感责任感，要具有不畏权威、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要具有淡泊名利、敢于付出的奉献精神，

要具有求贤爱才、善于凝聚的团队精神。领军人物是一根标杆，一面旗帜，要能高瞻远瞩，统筹谋划；要能加强领导，合理分工；要有阳光的、坦荡的人格，公平对待团队中的每个人。

每每回想自己三十年学习成长和科研实践的路程，总是想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的这几年对我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母校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增强了信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母校电机系各位大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以他们为榜样，发扬清华电机系优良的传统，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再创新的成绩。